



册府元龟
卷之百
至二



1 3
849
36



48
849
36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聽納

古之為天下者何嘗不虛已訪言疇諮詢度擇令典
而從人欲補闕政而成機務故帝堯有稽衆舍已之
聽漢祖有納諫轉環之美用能極羣臣之謀慮任四
海之志力塞未然之咎立非嘗之功使下情無壅而

芻蕘不遺大猷是經而金玉其度者也東方朔曰談
有悖於耳拂於目謬於心而便於身者有說於目順
於耳快於心而毀於行者非明王聖主孰能聽之蓋
君人之用心當如水鑑之不將不迎山澤之納汙藏
垢然後忠邪立辨疎遠咸達擇其善者聞斯行諸書
曰嘉言罔攸伏詩曰王道如砥其直如矢是之謂也
漢高祖初為漢王二年三月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
遮說漢王曰臣聞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
故不成名者伐有罪故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為者無為之為布告
天下言項羽殺義帝明其為賊亂舉兵征之乃可服也項羽為無道放殺其主

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為義帝發喪此為行仁義不用

勇力也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為此東伐四
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舉也言以德義取天下則可比蹤於三王

漢王曰善非夫子無所聞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祖
祖謂脫衣之袖也而大哭哀臨三日

三年十二月漢王與酈食其謀撓撓弱也楚權食其欲
立六國後以樹樹立也黨漢王刻印將遣食其立之以

問張良良發八難漢王啜飯吐哺哺口中曰豎儒言其

賤劣無智若童監也幾敗乃公事幾近也令趨銷印趨速也

五月欽若等曰漢初以十為歲首故此月在後漢王出滎陽至成臯自成

阜入關收兵欲復東轅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榮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關項王必引兵南走走亦謂趨

也向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得輯

河北趙地輯謂和合也連燕齊郡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

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之必矣漢王

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葉縣名古葉公之國宛縣葉縣之間也與黥布行

收兵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堅壁不與戰

六月項羽圍漢王成臯漢王跳跳獨出意也得韓信軍八

月臨河鄉軍小修伍欲復戰郎中鄭忠說止漢王高

壘深塹勿戰漢王聽其計使盧縮劉賈將卒二萬人

騎數百度白馬津入楚地佐彭越燒楚積聚所畜糧糧芻藁

之屬復擊破楚軍燕郭西燕縣名古南燕國攻下睢陽外黃十

七城

四年十一月韓信已破齊使人言曰齊邊楚權輕不

為假王恐不能安齊漢王怒欲攻之張良曰不如因

而立之使自為守於是遣張良操印立韓信為齊王

五年冬十月漢追羽至陽夏南止軍與齊王信魏相

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即固始也屬淮陽不會楚擊漢軍大

破之漢王復入磔深塹而守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

何良對曰楚兵且破未有分地信越對未有益地之分其不至

固宜理宜然也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

共有天下之地割而封之

齊王信之立非君王意信亦不自堅

因為自請為假王乃立之耳故

曰非君王意

彭越本定梁地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

國今豹死越亦望王而君王不早定今能取淮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從陳以南傳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得復故地能出捐此以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彭越王皆引兵來

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高帝問諸將諸將曰

亟發兵院豎子耳

亟急也

高帝默然以問陳平平固辭

謝曰諸將云何帝具告之平曰人有上書言信反人

有聞知者乎曰未有曰信知之乎曰弗知平曰陛下

精兵孰與楚

與如也

帝曰不能過也平曰陛下將用兵

有能敵韓信者乎帝曰莫及也平曰今兵不如楚之

精將弗及而舉兵擊之是趣之戰也切為陛下危之

帝曰為之奈何平曰古者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

雲夢

楚澤名

陛下第出偽游雲夢

第但也語聲急也它皆類此

會諸

侯於陳陳楚之西界信聞天子以好出游其勢必郊

迎謁

出其郊遠迎謁也

而陛下因擒之特一力士之事耳高

帝以為然乃發使告諸侯會于陳吾將南游雲夢帝

因隨以行行至陳楚王信果郊迎道中高帝豫具武士見信即執縛之田肯賀帝曰陛下得韓信又致秦

中時山東人謂秦形勝之國也得形勢之便也帶河阻山縣

隔千里持戟百萬秦得百二焉百二得百中之二二萬人也秦地險固二

萬人足當諸侯百萬人也夫齊東有瑯邪即墨之饒二縣近海財用之所也

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齊西有平原河水東北過高唐即平原也

孟津號黃河故曰濁水北有渤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萬

縣隔千里之外齊得十二焉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當諸侯百萬也此

東西秦也非親王子弟亡可使王齊者帝曰善賜金

萬斤

馮唐事文帝帝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家安在

言年已老矣何乃自為郎也具以實言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

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之下吾每

飲食意未嘗不在鉅鹿也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鉅鹿時也父老知

之乎唐對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帝曰何

已已猶也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師將大父祖也善李

牧臣父故為代相善李齊知其為人也帝既聞廉頗

李牧為人良說良善也聞頗牧之善帝意大說廼拊髀曰嗟乎吾獨

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耳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恐懼之言

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帝怒起入禁中良久

召唐讓曰公衆辱我獨無間處乎

何不間隙處之而言

唐謝曰

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

尉師帝以胡寇爲意廼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

能用頗牧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跪而推轂

曰闌以內寡人制之闌以外將軍制之

門中楹爲闌也

軍功

爵賞皆決於外闌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

牧之爲將也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于

外不從中覆也

覆謂覆白之也

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

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穀騎萬三千匹

穀張弩也

百金

之士十萬

良士直百金也百金喻其貴重也

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

滅澹林

澹胡也晉北有澹林之胡樓煩之戎也

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

是時趙幾霸

幾致於霸也

後會趙王遷立

趙幽也

其母倡也

倡樂家也

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爲秦所

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

私養錢五日一殺牛

私假錢也

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

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

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

伍符

尺籍所以書軍令伍符伍五相保之符信也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

行不行奪勞二歲伍符亦行伍之符

要節度也家人子謂庶人之家子也終日力戰斬首

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

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賞太輕罰太重
 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
 爵罰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
 觸忌諱死罪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
 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言通西南夷
 武帝時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載轉相讓數歲道不
 通士罷餓餒離暑濕死者甚眾餓餓也 離遭也西南夷又數
 反發兵興擊耗費亡功耗損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
 問焉還報言其不便及弘為御史大夫時方築朔方
 據河逐胡弘等因言西南夷為害言通西南夷 大為損害可且

罷專力事匈奴帝許之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

尉稍令犍為自保就

今自保守且 修成其郡縣

宣帝即位徵魏相為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將
 軍霍光薨帝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為右將軍兄子樂

平侯山復領尚書事

山者去病之孫 今言兄子誤也

相因平恩侯許

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及魯季
 孫之專權皆危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

冢宰今光死子復為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婿

據權勢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

通籍

謂宮之中皆有 各籍悉出入也

或夜詔問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

寢漸也不制不可制御也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業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省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明壅蔽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夫又言李馮奉世破莎車帝說下議封奉世丞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願之可也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例以奉世為

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逐竟也為國家生事於夷

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封帝善望之之議以奉世為

光祿大夫水衡都尉

鮑宣為諫議大夫上書陳天變請復徵用何武師丹

彭宣傳喜等帝感大異納宣言徵何武彭宣旬月皆

復為三公拜宣為司隸

後漢明帝時下令禁民二業謂農者不得商賈也又以郡國牛

疫通使區種增耕而下吏簡結多失其實百姓患之

居巢侯劉般上言郡國以官禁二業至有田者不得

漁捕今濱江湖郡率少蠶桑民資漁採以助口實且

以冬春間月不妨農事夫漁獵之利爲民田除害有助穀食無闕二業也又郡國以牛疫水旱懇田多減故勅詔區種增進頃畝以爲民也而吏舉度田欲令多前至於不種之處亦通爲租可申勅刺史二千石務令覈實其有增加皆使與奪田者同罪帝悉從之王望爲青州刺史是時州郡災旱百姓窮荒望行部道見饑者裸行草食五百餘人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所在布粟給其廩糧爲作褐衣事畢上言帝以望不先表請章示百官詳議其罪時公卿皆以爲望之專命法有嘗條鍾離意獨曰昔華元子反楚宋之良

臣不稟君命擅平三國春秋之義以爲美談今望懷義忘罪當仁不讓若繩之以法忽其本情有乖聖朝愛育之義帝嘉意議而赦望罪

章帝建初元年地震東平王蒼上便宜其事畱中帝報書曰丙寅所上便宜三事朕親自覽讀反覆數周心開目明曠然發蒙聞吏人奏事亦有此言但明智淺短或謂儻是復慮爲非何者災異之降緣政而見今改元之後年饑人荒此朕之不德感應所致又冬春旱甚所被尤廣雖內用刻責而不知所定得王深策快然意解詩不云乎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旣見君

子我心則降思惟嘉謨以次奉行冀蒙福應彰報至德特賜王錢五百萬
和帝時故居巢侯劉般子愷當襲封爵先是建中初般卒愷與弟憲遁逃避封久之章和中有司請絕愷國章帝特憂假之愷尤不出積十餘年永元中有司復奏之侍中賈逵因上章曰孔子稱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切見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素行孝友謙遜潔清弟憲潛身遠迹有司不原樂善之心而繩以循嘗之法懼非長克讓之風以成含弘之化前世扶陽侯韋玄成近有陵陽侯丁鴻鄆侯鄧彪並以高

行潔身辭爵未聞貶削而皆登三事今愷景仰前修有伯夷之節宜蒙矜宥全其先功以增聖朝尚德之美帝納之下詔曰故居巢侯劉般嗣子愷當襲般爵而稱父遺意致國弟憲遁六七年所守彌篤蓋王法崇善成人之美其聽憲辭爵遭事之宜後不得以爲比乃徵愷拜爲郎
安帝時連有災異詔百僚各上封事尚書陳忠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進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爲侍中

順帝永和四年中嘗侍張達遠政等共譖梁商等帝不從達等悉伏誅辭所連染及在位大臣商懼多侵枉乃上疏曰春秋之義功在元帥罪止首惡故賞不僭濫刑不泛濫五帝三王所以同致康乂也切聞考中嘗侍張達等辭語多所牽及大獄一起無辜者衆死囚久繫纖微成大非所以順迎和氣平政成化也宜早訖竟以止逮捕之煩帝乃納之罪止坐者

左雄爲尚書令上言宜崇經術繕修太學帝從之至陽嘉元年太學新成詔試明經者補弟子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除京師及郡國耆儒六十已上爲郎舍

人諸王國郎者百三十八人雄又上言郡國孝廉古之貢士出則宰民宣協風教若其面墻則無所施用

孔子曰四十而不惑禮稱強仕請自今孝廉年不滿

四十者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儒有一家之學

故稱家

文吏課牋奏付之端門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

美風俗有不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才異行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於是班下郡國後劉據爲大司農以職事被遣召詣尚書傳呼促步又加以捶撲雄復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之節動有庠序之儀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從而

改之其後九卿無復播撲者

李固陽嘉中公卿舉固對策詔特對當世之弊爲政所宜帝覽其對多所納用卽時出阿母還舍諸嘗侍悉叩頭謝罪朝廷肅然以固爲議郎後固爲大司農先是周舉等八使按察天下多所劾奏其中並是宦者親屬輒爲請乞詔遂令勿考又舊任三府選令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固乃與廷尉吳雄上疏以爲八使所糾宜急誅罰選舉署置可歸有司帝感其言乃更下免八使舉刺史二千石自是稀復特拜切責三公明加考察朝廷稱善乃復與光祿

勳劉宣上言自頃選舉郡牧守多非其人至行無道侵害百姓又宜止盤遊專心庶政帝納其言於是下詔諸州劾奏守令以下政有乖枉遇人無惠者免所居官其姦穢重罪收付詔獄

桓帝持度遼將軍陳龜上疏陳牧守不良或出入中官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較尉除并涼二州今年祖帝覺悟乃更選幽州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應奉爲司隸較尉及鄧皇后敗而田貴人見幸桓帝

有建立之議奉以田氏微賤不宜超登后位上書諫

曰臣聞周納狄女襄王出居於鄭

左傳襄王將以狄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狄固貪婪王又啓之王不從狄人伐周襄王出奔鄭

漢立飛燕成帝繼嗣泯

絕母后之重興廢所關宜思關雎之所求遠五禁之

所忌

韓詩外傳曰婦人有五不娶喪婦之長女不娶為其不受命也世有惡疾不娶棄於天也世有

刑人不娶棄於人也亂家女不娶類不正也逆家女不娶廢人倫也

帝納其言竟立竇

皇后

靈帝光和五年公卿以謠言舉刺史二千石害民者

太尉許劭

音郁

司空張濟承望內官受取貨賂其宦官

子弟賓客皆不敢問而虛糾邊遠小郡有惠化者吏

人詣闕陳訴司徒陳耽與議郎曹操上言公卿所舉

率黨其類斯所謂放鴟梟而囚鸞鳳也其言忠節切

帝以讓馘濟繇是諸坐謠言徵者悉拜議郎

魏太祖征馬超等於關西時軍每度渭輒為超騎衝

突營不得立地又多沙不可築壘婁子伯曰今天寒

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可一夜而成帝從之乃作縑

囊以運水夜度兵作城比明城立繇是帝軍盡得渡

渭又征韓遂等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等會語諸將

曰公與虜交語不宜輕脫可設木行馬以為防遏公

甚然之

明帝初踐祚羣臣或以宜饗會博士高唐隆曰唐虞有過密之哀高宗有不言之思是以至德雍熙光於四海以爲不宜爲會帝敬納之

楊阜爲城門較尉常見帝著褐被縹紱半裒袖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不答自是不法服不見阜

晉景帝爲魏相征淮南時吳將諸葛恪帥軍於孫權所築東興堤左右結山夾築兩城使全端留恪守之引軍而還諸葛誕言於帝曰致人而不致於人者此之謂也今因其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帝從之

魏嘉平五年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時姜維亦出圍狄道帝問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而諸將意阻若之何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有似弱而强者有似強而弱者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得師老衆疲其勢自走諸將自不輕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投食我麥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輕進

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帝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勅母丘儉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姜維聞淮進兵軍食少乃退屯隴西界武帝太始中散騎嘗侍傅玄上便宜五事詔曰得所陳便宜言農事得失及水官興廢又安邊禦胡政事寬猛之宜申省用備一二具之此誠爲國大本當今急務也如所論皆善深知乃心廣思諸宜動靜以聞也

初王濬平吳爲王渾所嫉所賞甚薄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博士陳秀太子洗馬孟康前溫令李泌等並表訟濬之功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嘗侍領後軍將軍

成帝時蔡謨代郗鑒爲征北將軍先是郗鑒上部下有勲勞者凡一百八十人帝並酌其功未卒而鑒薨斷不復與謨乃上疏以爲先以許鑒今不宜斷且覽所上者皆積年勲効百戰之餘亦不可不報詔聽之簡文帝初爲撫軍執政王彪之爲廷尉時當南郊帝訪彪之應有赦不答曰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嘗謂非宜何者黎庶不達其意將以爲郊祀必赦至

冊府元龜 聽納 卷之十一
此時凶愚之輩復生心於僥倖矣遂從之
後魏明元時崔浩爲祭酒晉軍在雒議欲以軍絕其
後帝問浩浩對以爲不可帝大悅語至中夜賜浩御
縹醪酒十觚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故
與卿同其甘也

文帝時源賀出爲冀州刺史上書乞寬刑已後入死
者皆恕死從邊久之帝謂羣臣曰源賀勸朕宥諸死
刑徙充北蕃諸戍自爾至今一歲所活殊爲不少生
濟之理旣多邊戍之兵有益卿等事朕致何善意也
苟人人如賀朕治天下復何憂哉顧憶誠言利實廣

矣羣臣咸曰非忠臣不能進此計非聖明不能納此
言

孝文爲太子恂娶司徒馮誕長女以女幼待年長先
爲聘彭城劉長榮陽鄭慤女爲左右孺子時恂年十
三四帝泛舟天淵池謂郭祚翟光宋弁曰人生須自
放不可終朝讀書我欲使恂旦出省經傳食後還內
晡時復出夕而罷卿等以爲何如光曰孔子稱血氣
未定戒之在色傳曰晝以訪事夜以安身太子以尚
幼年涉學之日不宜於正晝之時捨書御內又非所
以安弱柔之體固永年之命帝以光言爲然乃不令

恂畫入內

鄭道昭爲國子祭酒表請崇尚儒學孝文詔曰具卿崇儒敦道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不至可謂職思其憂無曠官矣

高道悅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尉時孝文將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廻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之帝詔曰省所上表深嘉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隙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德然後明所以不用有繇而爲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廻材都水暨營嬉遊終爲棄物脩繕非移舟楫無章士女雜亂此則卿之失辭

矣深薄之危撫陵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於是帝遂從陸路

隋文帝時崔仲方爲虢州刺史上言論取陳之策帝覽而大悅轉基州刺史徵入朝仲方因面陳經畧帝善之賜以御袍袴并雜綵五百段進位開府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仲方爲行軍總管率兵與秦王會唐高祖武德初齊王元吉爲并州總管爲劉武周所攻棄軍還京高祖怒甚謂禮部尚書李綱曰元吉幼小未習時事故遣竇誕宇文歆輔之強兵數萬食支十年起義興運之基一朝而棄宇文歆首畫此計我

當斬之綱曰賴歆令陛下不失愛子臣以爲有功高祖問其故綱對曰罪繇竇誕不能規諷致令軍人怨憤又齊王年少肆行驕逸放縱左右侵漁百姓誕曾無諫止乃隨順掩藏以成其釁此誕之罪宇文歆論情則疎向彼又淺王之過失悉以聞奏且父子之際人所難言而歆言之豈非忠懇今欲誅罪不錄其心臣愚切以爲過翌日高祖召綱入升御坐謂曰今我有公遂使刑法不濫元吉自惡結怨於人歆旣曾以表聞誕亦焉能禁制皆非其罪

太宗貞觀十六年七月丁酉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等爲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卽日四方仰德誰敢爲非但太子諸王須有定分陛下宜爲萬代法以遺子孫帝曰此言是也朕將年五十已覺衰怠旣以長子守器東宮第及庶子數將五十心嘗憂慮頗在此耳但自古嫡庶無良何嘗不傾敗國家公等爲朕搜訪賢德以輔儲宮爰及諸王咸求正士且事人歲久卽分義情深非意闕闕多繇此作其王府官僚宜限以

四考

褚遂良爲黃門侍郎貞觀中鴻臚寺奏高麗莫支離貢白金遂良進曰莫支離虐殺其主九夷不容陛下

冊府元龜 卷之十一
臣等聞其各及卽位
其貢何所攻伐太宗納焉

張玄素爲景州都督錄事參軍太宗聞其名及卽位
召見訪以政道對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室喪
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
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重又欲自專庶務
日斷十事而五條中中者信善其如不中者何況一
日萬機已多虧失以日繼月乃至累年乖謬旣多不
亡何待如其廣任賢良高居深視有司奉職誰敢犯
之臣又觀隋末沸騰被於富縣所求天下不過十數

人餘皆保邑全家思歸有道是知人欲背主爲亂者
鮮矣但人君不能安之遂致於亂陛下若近鑒危亡
日慎一日堯舜之道何以能加太宗善其對擢侍御
史

高宗時太尉長孫無忌位當元舅數進謀議帝無不
優納之

玄宗先天二年詔貶特進李嶠爲太子率更令時嶠
子暢爲處州刺史嶠隨暢之任先是韋庶人臨朝嶠
密表請令相王諸子皆出京師帝於宮內獲其表以
傳示侍臣或請誅之中書令張說曰嶠雖不辨順逆

然亦爲當時之謀議非其主請不追討其罪帝從其
言因有是命

姚崇爲紫微令玄宗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壞召宋璟
蘇頌問其故璟等奏言今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
幸凡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戒陛下宜增大道以答
天意且停幸東都帝又召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
無故隳壞恐神靈戒以東行不便耶崇對曰太廟殿
本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
造此廟國家又因緣舊制歲月茲深朽蠹而毀山有
朽壤尚不免頽此旣久來枯木合將摧折偶與行期

相會不是緣行乃隳四海爲家兩京相接陛下以關
中不甚豐熟轉運又有勞費所以爲人行幸非是無
事煩勞東都百司已作供擬不可失信於天下舊廟
旣毀爛不堪修理望移神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
新廟以申誠敬車駕依前徑發帝曰卿言正合朕意
賜絹二百疋所司奏七廟神主遷於太極改造新廟
車駕遂幸東都因命崇五日一參仍入閣供奉甚承
恩遇

宋璟爲侍中時太嘗卿修國史姜皎兄弟當朝用事
璟以其權寵太盛恐非久安之道屢奉請稍抑損之

玄宗勅曰西漢諸將多以權貴不全南陽故人並以優閒自保觀夫先後之迹吉凶之數較然可知良有以也宜放皎歸田園以恣娛樂又玄宗東巡璟復爲畱守帝臨發謂璟曰卿國之元老爲朕股肱耳目今將巡維邑爲別歷時所有嘉猷宜相告也璟因極言得失特賜綵帛仍降手制曰所進之言書之座右出入觀省以戒終身

肅宗至德中李勉爲司膳員外郎時關東獻俘百人詔並處斬因有仰天嘆者勉偶過問之對曰某被脇制守官非逆者勉入而上言曰元惡未殄遭黜汚者半天下皆欲澡心歸化若盡殺之是驅天下以資寇逆也帝遽令奔騎宥釋繇是歸化日至

李揆爲中書舍人至德中宗室請加張皇后翼聖之號肅宗召問之揆對曰臣觀諸古后妃終則有謚生加尊號未之前聞景龍失政韋氏專恣加號翼聖今皇后之號正與韋氏同陛下明聖動遵典禮豈可比蹤景龍故事哉肅宗驚曰凡才幾誤我家事遂止時代宗自廣平王改封成王張皇后有子數歲陰有奪宗之議揆因對見肅宗從容曰成王嫡長有功今當命嗣卿意何如揆拜賀曰陛下言及於此社稷之福

天下幸甚臣不勝大慶肅宗喜曰朕計決矣自此頗承恩遇遂蒙大用
德宗建中四年末避難遷於奉天以城隘不可久議幸鳳翔且依張鎰戶部尚書蕭復聞之遽請見曰竊聞移幸鳳翔未審虛實帝曰有之復曰陛下大誤鳳翔將士皆朱泚舊兵今泚悖逆此中必有同惡相濟者臣尚慮張鎰不能久奈何擬幸鳳翔帝曰朕行計已決試爲卿駐駕一日屬鳳翔後營將李楚琳殺張鎰自爲節度使乃止

貞元十二年信州刺史姚驥舉員外司馬盧南史准例配得有典一人每月請紙筆錢一千文南史以官閒冗無職事於典而納其直凡五年計贓六十千文又云私買鉛燒黃丹詔令刑部員外郎裴澥監察御史鄭楚大理評事陳正儀充三司使往按之並召對於延英德宗曰必須評審無令漏罪銜寃三人將退澥獨立奏曰臣覽姚驥奏狀云南史取直典紙筆雖於公法有違在情可恕德宗曰此事亦應其有但未知燒鉛事何如澥曰燒鉛爲黃丹格令不禁准天寶十三年勅鉛銅錫並不許私家買賣蓋防私鑄錢亦不言不許燒黃丹然南史違勅買鉛不得無罪三司

使至江南今忽緣小事令往非唯罷耗州縣亦恐遠處聞之各懷憂懼臣聞開元中張九齡爲五嶺按察使有錄事參軍告其非法朝廷唯令大理評事往按近大曆中鄂岳觀察使吳仲孺與轉運判官劉長卿紛競仲孺奏長卿賊犯三十萬貫時止差監察御史苗丕往推今姚驥所奏事旣無多臣若堪任此行卽請獨往恐不要三司盡行德宗曰卿言是也可召楚相等來及至乃賜坐曰朕惜於理道處事未精裴漼所奏深合事宜卿可宣付宰臣但行舉一人往按問十八年三月以前攝東都團練使齊總爲衢州刺史

給事中許孟容上表封還時左補闕王武陵右補闕劉伯芻復上疏言之繇是詔書畱中不出明日雨不視事特開延英門召許孟容對帝慰諭開納曰使百執事皆如卿朕何憂也

憲宗元和五年九月復以吐突承璀爲左衛上將軍依前知內侍省事左右神策護軍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承璀嘗建謀征討無功而遷於是諫官上疏懇論帝從之間一日降爲軍器等使

六年十一月宰臣李吉甫奏永昌公主所立祠堂不如置墓戶以克守奉翊日帝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

祠堂事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
量減及覽所奏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三二十戶百
姓當棟官戶謹信者委之吉甫等拜賀帝曰卿此豈
是難事有關朕身不便於時者苟聞之則改此豈足
多邪卿但切思規正無謂朕不能行也

冊府元龜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納諫

書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又曰稽于衆舍已從
人是知容納直言樂聞已失講求至當之理詢擇悠
久之謀聞善若驚改過弗吝雖嬰鱗而無忤惟虛懷
而兼容斯乃明主不惡直以博觀臣下寧正言而無

諱者已其或事有過舉令未順時刑罰不中賞任非允而或予違汝弼官箴王闕過則必正失者斯革始或違忤終焉聽從忘其誹謗之咎諒其忠直之志故能刑無頗類政無滅裂昭德塞違令聞長世蓋所謂拂於心而求諸道逆於耳而利於行者不可以不察也已

漢高祖為沛公既至咸陽降子嬰觀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夫秦為無道故公得至此為天下除殘去暴宜縞素為資

資質也縞白也欲令沛公及秦奢秦服儉素以為質

今始人秦即安

其樂此所謂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公乃還霸上其後相國蕭何以罪繫獄數日王衛尉侍

衛尉王氏無名字史氏失之也

前問口

相國胡大罪陛下繫之暴也高祖曰吾聞李斯相秦

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今相國多受賈豎金為請

吾死以自媚於民

媚愛也求愛於民

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

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也陛下柰何乃

疑相國受賈民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

時陛下自將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關中搖足則關

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乃利賈人之金

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夫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何何年老素恭謹徒跣入謝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死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

文帝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嘗同坐

坐之處高下齊高無差等也及坐郎署袁盎引卻慎夫人坐

謂所坐郎署中直衛之署也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豫設供帳待之故得卻慎夫人坐也卻謂退而卑之也慎

夫人怒不肯坐帝亦怒盎起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迺妾妾主豈

可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則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

人適所以禍之也獨不見人豕乎

戚夫也帝乃說

說讀曰悅人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益金五十斤

賈誼為梁王太傅上疏曰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

陛陛九級則堂高七級則堂卑夫梁王嘗在貴寵之

位矣天子改容而禮貌之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今

有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東縛之係縶之司

寇小史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眾庶見也是時

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以此譏帝帝深納其言養

臣下有節是後大臣罪皆自殺不受刑

至武帝復入獄自甯成始

張釋之為謁者僕射從登虎圈文帝問上林尉禽獸

簿十餘問尉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對甚悉帝詔

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前曰陛下以嗇夫口辯

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靡爭口辯亡其實且下之

化上疾於影響舉錯不可不察也帝曰善迺止不拜

嗇夫

武帝為竇太后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內董君

董偃也

方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

乎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

帝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入

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

宣帝時劉更生獻淮南枕中洪寶苑秘之方

苑秘者言秘術

之苑圖也

令尚方著作事不驗更生坐論京兆尹張敞上

疏諫曰願明主斥遠方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

平庶幾可興也後尚方待詔皆罷

元帝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

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

之鍾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令士卒暴露從官勞倦

願陛下亟反宮

亟急也

思與百姓同憂樂天下幸甚帝

即日還

後漢光武嘗輕與期門近出

帝將出必與北地良家子期於殿門故日期門

衛尉姚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戒變生不意誠

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

朱浮為執金吾時帝以二千石長吏多不勝任時有

纖微之過者必見斥罷交易紛擾百姓不寧浮上疏

曰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

久養老於官至名子孫因為氏姓自是牧守易代頗簡

蔡茂為廣漢太守雒陽令董宣舉糾雒陽公王光武

始怒收宣既而赦之茂喜宣剛正欲令朝廷禁制貴

戚乃上書曰今者外戚驕逸賓客放濫宜勅有司按

理姦罪使執平之吏永申其用以厭遠近不緝之情

帝納之

明帝數幸廣成苑尚書僕射鍾離意以為從禽廢政

嘗當車陳諫盤樂遊田之事天子即時還宮

章帝初承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於

重尚書陳寵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諫

帝敬納寵言

建初元年大旱穀貴蘭臺較書楊終以為廣陵楚淮

南濟南之獄徙者萬數又遠屯絕域吏民怨曠乃上

疏盡諫帝下其章司空第五倫亦同終議帝從之聽
還徙者悉罷邊屯

和帝時唐羌爲臨武長縣接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
一置五里一堠奔騰阻死者繼路羌乃上書諫帝下
詔曰遠國珍羞本以薦奉宗廟苟有傷害豈愛民之
本其勅大官勿復受獻繇是遂省焉

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建議欲
採籌以神定選尚書僕射胡廣與尚書郭舉慶史敞上
疏諫曰恃神任筮未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宜
參良家簡求有德帝從之以梁貴人良家子定立爲

皇后

永建三年大旱尚書僕射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
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稅
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願省政
事有所損闕務存節儉以易民聽尚方御府息除煩
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務示以好惡數見公
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尚積多致
死亡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敝徙善擇用
嘉謀則災消福至矣書奏引見陽德殿使中嘗侍以
瓊奏書屬王者施行

桓帝欲廣開鴻池侍中趙典諫曰鴻池汎漑已且百頃猶復增而深之非所以崇唐虞之約已遵孝文之愛人也帝納其言而止

靈帝時市賈小民爲宣陵孝子者數十人悉除爲郎中太子舍人議郎蔡邕上封事曰太子官屬宜搜選令德豈有但取丘墓凶醜之人其爲不祥莫與大焉書奏詔宣陵孝子爲舍人者悉改爲丞尉焉

光和二年上祿長和海上言禮從祖兄弟別居異財恩義已輕服屬踈末而今黨人錮及五族旣乖典訓之文有謬經營之法帝覽而悟之黨錮自從祖已下皆得解釋

魏文帝時侍中蘇則從行獵槎桎拔失鹿帝大怒踞胡床投刀悉收督吏將斬之則稽首曰臣聞古之聖王不以禽獸害人今陛下方隆堯舜之化而以獵戲多殺群吏愚臣以爲不可敢以死請帝曰卿直臣也遂皆赦之

王朗爲司空文帝頻出遊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諫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

辛毗爲侍中文帝欲徙冀州士家十萬戶實河南時連蝗民饑羣司以爲不可而帝意甚盛毗與羣臣俱求見帝知其欲諫作色以見之皆莫敢言毗曰今徙旣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嘗從帝射雉帝曰射雉樂哉毗曰於陛下甚樂而於羣下甚苦帝默然遂爲之希出

明帝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則見孟津辛毗諫帝乃止王肅爲散騎常侍太和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諫於是遂罷

高柔爲廷尉明帝時大興殿舍百姓勞役廣采衆女充盈後宮後宮皇子連天繼嗣未育柔上疏諫帝報曰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輒克昌言他復以聞

蔣濟爲護軍將軍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上疏諫詔曰徵護軍吾弗聞斯言也

楊阜爲將作大匠帝旣新作許宮又營雒陽宮殿觀閣發美女以充後庭數出入弋獵秋大雨震電多殺鳥雀阜上疏諫詔報曰聞得密表先陳往古明王聖主以諷闇政切至之辭欵誠篤實退思補過將順規宥備至悉矣覽思苦言吾甚嘉之

徐宣爲左僕射時上方令坐猥見考竟宣上疏諫威刑太過又諫作宮殿窮盡民力帝皆手詔嘉納

晉元帝性簡儉冲素容納直言虛已待物初鎮江東頗以酒廢事王導深以爲言帝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

周嵩爲御史中丞帝以王敦勢盛漸疎忌王導等嵩上疏曰王導土廩忠素竭誠義以奉上共隆洪基翼成大業而一旦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乃更以危爲安以疎易新放逐舊德以佞伍賢遠虧既往之明顧傷伊管之交傾巍巍之望喪如山之功疏奏帝感

悟故導等獲全

穆帝將脩後池起閣道吏部郎長兼侍中江迺上疏諫帝嘉其言而止

哀帝以天文失度欲依尚書洪範之制於太極前殿親執虔肅奠以免咎使太嘗集博士草其制太嘗江迺上疏諫又陳古義帝乃止

後魏獻文時詔諸監臨之官所監治受羊一口酒一斛者罪至大辟與者以坐論糾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雍州刺史張白澤上疏諫曰臣恐姦人窺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

清務簡至於委任責成不一難辨帝納之

陸馭爲選部尚書獻文將禪位於京兆王子推任城王雲太尉源賀竝皆固讓馭抗言曰皇太子四海屬望不可橫議臣請刎頸殿庭有死無二久之帝意乃解詔曰馭直臣也其能保吾子乎遂以馭爲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綬傳位於孝文

孝文時崔挺爲光州刺史時以犯罪配邊者多有逃越遂立重制一人犯罪逋亡合門充役挺上書以爲周書父子罪不相及天下善人少惡人多以一人犯罪延及合門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豈不哀哉辭甚雅切帝納之

高道悅孝文時爲諫議大夫兼御史中尉留守雒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孝文車駕將從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廻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於是帝遂從陸路

太和十七年九月帝南伐詔六軍發軫丁丑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請停南伐帝乃止仍定遷都之計初甄琛爲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帝所知賞

後周閔帝元年五月帝欲觀魚於昆明池博士姜須

諫乃止武帝時李禮成爲遷州刺史朝廷有所徵發禮成度蠻夷不可擾擾必爲亂上表固諫帝從之又樂運爲露門學士前犯顏屢諫多被嘉納

隋文帝開皇中蘇威與高頴參掌朝政威見宮中以銀爲幔鈎因盛陳節儉之美以諭帝帝爲之改容雕飾舊物悉命除毀

長孫平開皇中爲工部尚書時有人告大都督邴紹非毀朝廷爲憤憤者帝怒將斬之平進諫曰邴紹之言不應聞奏陛下又復誅之臣恐百代之後有虧聖德於是赦紹因勅羣臣誹謗之罪勿復以聞

唐高祖武德元年孫伏伽詣闕以三事上諫帝大悅時軍國多事賦歛繁重伏伽屢奏請改革舊政帝並納之因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聞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身死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人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裨不逮比每虛心接待與聞讜言然唯李綱善盡忠欵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

褚亮爲秦王文學帝以寇亂漸平每冬畋狩亮抗表諫疏奏帝納之

太宗卽位初務止姦慝風聞諸曹按典多有受賂乃遣左右試以財遺之有司門令史受餽絹一匹太宗怒將殺之尚書裴矩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宜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卽行極法謂陷其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也帝納之因詔文武五品以下謂曰朕欲殺之非是有偏憎惡直欲懲肅望不更犯耳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從每事如此天下何憂不治帝嘗欲行幸屬收穫未畢櫟陽縣丞劉仁軌上表切諫深被嘉納超授新安令

貞觀三年二月帝謂孫伏伽曰卿累上封事言朕得失皆中朕之病而卿有忠言必聞朕復聞過而能改何慮社稷之不安也伏伽辭謝焉

四年六月帝發卒脩雒陽宮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諫曰每承音旨未卽巡幸此則事不急之務成虛費之勞國無兼年之積何用兩都之好勞役過度怨讟將起此其不可也帝覽之大悅謂房玄齡曰雒陽中土朝貢道均朕故欲脩營意在便於百姓今玄素上表實亦可依後必事理須行露坐亦復何苦所有作役宜卽停之

五年十月帝將逐兔於內苑左領軍將軍執失思力

丹州六集納諫 卷之二十一
諫曰天授陛下爲華夷父母何過自輕儻使萬一馬
有顛蹶將若之何帝顧而異之又將逐鹿思力乃脫
巾帶跪而固請帝爲之止焉

十年褚遂良爲諫議大夫時皇子年幼者多任都督
刺史遂良上疏諫曰臣愚見陛下兒孫內年齒尚幼
未堪臨人者且留京師教以經學一則畏天之威不
敢犯禁二則觀見朝儀自然成立因此積習自知爲
人審堪臨州然後遣出帝深納之遂良前後諫奏及
陳便宜書數十上多見采納

十一年七月魏徵上疏言爲國之基必資德禮君之
所保唯在誠信又云貞觀之始乃聞善若驚暨五六
年間猶悅以從諫自茲厥後漸惡直言雖或勉強時
有所容非復曩時之豁如也帝手詔答曰省頻抗表
誠極忠欵言窮切至披覽忘倦每達宵分非公體國
情深匪躬義重豈能示以良圖救其不及朕在衡門
尚惟童幼未漸師保之訓罕聞先達之言朕值隋祚
分離萬邦塗炭慘慘黔黎庇身無所朕自二九之年
有懷拯溺發憤投袂便事干戈蒙犯霜露東西征伐
日不暇給居無寧歲降蒼昊之靈稟廟堂之畧義旗
所指觸向平夷弱水流沙竝通輜軒之使被髮左袵

化爲冠蓋之域正朔所班無遠弗届恭承寶曆寅奉
帝圖垂拱無爲氛埃靜息於茲十有一載矣蓋股肱
罄帷幄之謀爪牙竭熊羆之力協德同心以致於此
豈其寡薄獨享斯休每以大寶神器憂責至重嘗懼
萬機多曠四聰不達何嘗不戰戰兢兢坐以待旦詢
於公卿以至芻草推以赤心庶幾刑措但頃年以來
禍釁旣極又缺嘉偶荼毒未幾悲傷繼及凡在生靈
孰勝哀痛歲序屢遷觸目摧感自爾以來心慮恍惚
當食忘味中宵廢寢是以三思萬慮或失毫釐刑賞
之乖寔繇於此昔者徇齊獻知資風牧以致隆平翼

善欽明賴稷契以康至道然後文德武功載勅於鍾
石淳風至德永傳於竹素克播鴻名永爲稱首朕以
虛薄名慙漢代若不伏任舟楫豈能濟彼巨川非籍
鹽梅安得調夫鼎味朕聞晉武帝自平吳以後務在
驕奢不復留心治政何曾退朝謂其子劭曰吾每見
主上不論經國遠圖但說平生嘗語此非貽厥子孫
者也爾身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等必遇亂及孫綏
果爲淫刑所戮前史美之以爲明於先見朕意不然
謂曾之不忠其罪大矣夫爲人臣當進思竭誠退思
補過將順其美規救其惡所以爲治也曾位極台司

名器隆重當直詞正諫論道佐時今乃退有後言進無廷諫以爲明智不亦謬乎顛而不扶安用彼相公之所諫朕聞過矣當置之凡案事等絃韋必望收彼桑榆期之歲暮不亦康哉良哉獨慙於往日若魚若水遂爽於當今遲復嘉謀犯而無隱朕將虛矜靖志敬佇德音

八月甲子帝謂長孫無忌曰比來上封事人皆謂朕遊獵過多朕謂海內旣安邊表無事不能不出入園苑時復射獵一事不干百姓計亦何苦特進魏徵奏曰古者立誹謗之木欲聞已過今之封事誹木之流也陛下旣遣上封思聞得失凡所有事只得恣其陳道若所言忠則有益於陛下若不忠亦無損於國家帝曰此言是也竝勞而遣之

十八年劉洎遷侍中帝謂侍臣曰夫人臣之對帝王多順旨而不逆其言以取容朕今發問欲聞已過卿等須言朕愆失長孫無忌李勣楊師道等咸云陛下聖化致太平臣等不見其失劉洎對曰陛下化高萬古誠如無忌等言然頃上書人不稱旨者或面加窮詰無不慙退恐非獎進言者之路帝曰卿言是也當爲卿改之時太宗每與公卿言及古今必詰難往復

洎上書諫御筆爲飛白答之曰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繇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爲勞今聞謹言虛懷以改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左武侯引駕盧文操踰垣盜左藏庫物帝以引駕職在糾繩身行盜竊命有司誅之陳議大夫蕭鈞進曰文操所犯情實難原然於嘗法罪不至死今致之極刑將恐天下聞之咸謂陛下輕法律賤人命任喜怒貴財物帝納之謂鈞曰卿職在司諫遂能盡規特爲卿免其死罪因顧侍臣曰此乃真諫議也

五年八月庚申太嘗樂工宋四通并給使王遊道長吉等入監內教因爲宮人通傳消息帝特令處死仍遣附律諫議大夫蕭鈞奏曰四通等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帝曰朕聞防禍未萌先賢所重宮闈之禁其可漸歟昔如姬竊符朕用爲永監不謂今茲自彰其過但朕翹心紫禁思覲引裾側目朱欄異旌折檻今喜得蕭鈞之言特免四通等死配流遠處

咸亨初令突厥酋長子弟事東宮西臺舍人徐齊聃上疏切諫帝皆納其言

永隆二年正月王公已下及朝集使以太子初立獻

食勅於宣政殿會百官及命婦太嘗博士袁利貞上
疏曰臣以爲前殿正寢非命婦宴會之處象闕路門
非倡優進御之所望請命婦會於別處帝從之改向
麟德殿陳設

蘇良嗣爲荊州都督府長史帝嘗令宦官綠江採異
竹將於苑中植之使者科舟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
州良嗣囚之因上疏切諫帝謂天后曰吾約束不嚴
果爲良嗣所怪遽下手詔慰諭良嗣且令棄竹於江
中

玄宗先天二年正月望胡僧婆陀請夜開門然百千
燈太上皇御延熹門觀樂凡經四日又追作先天元
年大酺太上皇御安福門樓觀百司酺宴以夜繼晝
經月餘日右拾遺嚴挺之上疏諫陳五不可帝納其
言而止

開元二年十二月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爲嶺南市
舶使與波斯僧廣造奇巧將以進內監選使殿中侍
御史柳澤上書諫帝嘉納之

肅宗乾元中蘇源明爲考功郎中知制誥時將幸東
京又以殿中監李輔國爲行營兵馬使以御史大夫
賀蘭進明爲中京留守時公卿皆獻書進諫帝以制

命已行不納源明及給舍等上言諫帝省表遂不東幸

代宗大曆中姚南仲爲右補闕時將葬貞懿皇后帝恩寵所屬全繕陵寢邇章敬寺復當遊幸近地左右莫敢言者南仲上疏諫帝覽表歎息立從其議

德宗建中初將厚奉山陵事中書舍人令狐恒上疏極諫詔答曰朕頃議山陵心方迷謬忘遵先旨遂有優厚之文卿聞見該通識達弘遠深知不可切以爲言引古援今依經據禮非特中朕之病兼以成朕之身今所以令朕免不子之名不遺君親於患者皆卿之力也敢不聞義而徙收之桑榆奉以始終期無失墜嗟乎古之遺直何以加卿

貞元元年正月量移吉州長史盧杞爲饒州刺史給事中袁高執詔書不下又廷諍之乃止太子少保韋倫太府卿張獻恭於紫宸殿前奏高所奏至當臣恐煩聖聽不敢縷陳其事獻恭奏曰袁高是陛下良臣望特加優異帝謂宰臣李勉等曰朕欲授杞一小州刺史可乎勉曰陛下授大州亦可其如兆庶失望何帝曰衆人奏杞姦邪朕何不知之勉曰盧杞姦邪天下之人皆知之唯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帝

默然良久左嘗侍李泌復對見帝曰盧杞之事朕已可哀高奏何如泌奏曰累日外人竊議以陛下同漢之桓靈臣今覩承聖旨迺知堯舜之不逮也帝悅慰勉之

憲宗元和五年翰林學士司勳郎中知制誥李絳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加顯責又承璀於軍中立聖政碑非舊制不可許帝初甚怒色變絳前語不已辭旨懇切因泣下上徐察其意直色稍和卒大開悟遂以絳爲中書舍人學士如前亟命軍中曳去所立碑口微絳言不知此爲損我翌日又而賜絳紫衣金

魚親爲絳擇良笏勉之曰爾他時在南面無易此心絳爲相時教坊忽稱密旨取良家士女及衣冠別第妓人京師囂然絳謂同列曰此事大虧損聖德須有論諫或曰此嗜欲間事從諫官上疏絳曰君嘗相公嘗病諫官不論事此難事卽推與諫官可乎遂極疏論奏翼日延英帝舉手謂絳曰昨見卿狀所論採擇事非卿盡忠於朕何以及此朕都不知向外此是教坊罪過不論朕意以至於此朕緣丹王已下四人院中都無侍者朕令於樂工中及閭里有情願者厚其錢帛只取四人四王各與一人伊不會朕意便至如

此朕今已科罰其所取人並放歸若非卿言朕寧知過失

六年永昌公主薨欲起祠堂宰臣李吉甫奏請置墓戶翼日帝謂吉甫曰卿昨所奏罷祠堂深愜朕心朕初疑其冗費緣未知故實是以量減及覽所奏方知無據然朕不欲破二三十戶百姓當擇官戶謹信者委之吉甫等拜賀帝曰此豈是難事有關朕身不便於時者苟聞之則改此豈足多邪卿但切思規正無謂朕不能行也

九年十二月釋下邳縣令裴寰之罪仍放本縣視事初每歲冬以鷹犬出近畿習狩謂之外按宣徽院供奉官爲其使令徒衆數百或有恃恩恣橫郡邑懼擾皆厚禮迎犒之恣其所便止舍私邸百姓畏之如寇盜每留旬月方更其所是年冬行次下邳寰嫉其暴但據文供饋使處公館杜其侵擾使者歸或譖寰有慢言帝大怒將以不敬論宰臣武元衡等於延英懇救理之帝怒不解及出逢御史中丞裴度將入元衡等謂曰裴寰事帝意不問恐不可論度唯唯而入抗陳其事謂寰無罪帝愈怒曰卿言裴寰無罪則當決五坊小使小使無罪則當決裴寰度曰誠如聖旨但

以裴寰爲令長愛惜陛下百姓如此豈可罪之帝怒稍解初令書罰翼日釋之

十四年四月命中官五人爲京西和糴使諫議大夫鄭覃右補闕高鉞等同以䟽論帝覽之卽日罷其使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卽位二月丁亥監察御史楊虞卿以帝頻出盤遊上䟽切諫䟽奏帝令中使宣付宰臣云虞卿所上䟽切直可獎後宰臣令狐楚蕭俛段文昌延英奏事因以納諫爲賀

十月羣臣入閣旣退諫議大夫鄭覃崔偁補闕辛丘度拾遺韋瓘温會等廷論得失覃進言曰陛下卽位以來宴樂過多畋遊無度今蕃寇在境緩急奏報不知乘輿所在臣等忝備諫列不勝憂迫伏願稍減遊樂留心政道又竊聞陛下晨夜暱狎倡優近習之徒賞賜過厚凡金銀貨幣皆出於蒼生膏血不可使無功之人濫沾賜與縱內藏有餘亦乞陛下恭守節儉勿容易而散如四方有事得以支用免令有司重歛百姓實天下之幸帝初訝之顧宰臣蕭俛曰此輩何人俛進曰諫議大夫鄭覃等帝意稍解謂俛等曰朕有過失臣下能犯顏直諫豈非忠也又謂覃等曰允卿所奏宰臣皆蹈舞稱賀旣退宰臣復詣延英奏事

帝令宣示覃等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日已後有事須面論者可於延英請對當與卿等從容講論時久無論諫於內閣者覃等既諍帝欣然納之中外相賀

十一月行幸溫湯李絳崔元畧等切諫辛酉命宰臣召李絳崔元畧等至中書宣旨曰朕緣皇太后違和欲幸溫湯前者所以督行親自簡較卿等遂能極諫深所愧懷於是各以表謝

敬宗以長慶四年正月卽位五月勅度支所進脩造殿宇木石一物以上並付山陵使收管仍令般送陵

所便充造作帝富有春秋畋獵之暇好治宮室皆命爲別殿以新宴遊及庀藏事功用至廣宰相李程諫曰自古聖帝明王率資儉德以化天下况諒陰之內豈宜興作願陛下悉以見在瓦木及工役之費廻奉陵寢因有是詔程兼請置侍講學士帝皆嘉納

十二月以翰林學士戶部郎中高鉞爲中書舍人充職謝恩於思政殿因諫帝以求理莫若躬親用示憂勤之旨也帝深納其言

寶曆元年二月浙西觀察使李德裕獻丹宸箴帝雖不能盡用德裕之言而特命翰林學士韋處厚殷勤

草詔還答亦可謂善納忠至矣又嘗欲東幸宰相及諸大臣等無不切諫而帝意益堅嘗正色謂宰臣曰朕去意已定其從官宮人等悉令內備糗糧必不擾百姓宰臣李逢吉等頓首答言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天下一家何往不可况東都千里而近宮闕具存巡狩遊幸固有嘗典但陛下法駕一動事須備儀千乘萬騎不可減省縱不令費用絕廣亦須使豐儉合宜豈得自備糗糧以失大體臣等所以爲不可者祇以干戈未甚戢邊鄙未甚寧切恐人心搖動伏乞陛下上爲宗廟下爲庶人稍迴聖慮則天下幸甚

非唯臣等幸甚帝不聽乃命度支員外郎盧貞簡討人情大擾維中居第及物價頓貴數倍百執事相繼獻疏亦竝不省朝廷方憂恐之次裴度自興元入相因別對具奏云國家建立都邑蓋備巡遊然自艱難以來此事遂絕東都宮闕及六軍營壘百司廨宇悉已荒廢陛下必欲行幸亦須緩緩脩葺一年半歲後方可議行目下交恐無素帝曰羣臣皆云不合去若以卿言卽不去亦得何止後期旋又朱克融史憲誠各請以丁匠五千人助脩東都宰臣因之復得論陳乃追貞還而罷行計

文宗太和元年四月丙辰宰臣等於延英既出再召
韋處厚獨對一刻餘時宰臣啟事得請之後往往中
變是日處厚與裴度竇易直同對既而從容獨進曰
陛下用臣等爲宰相使參大政前後論奏皆蒙聽納
近日雖云不阻然臣等旣退尋多改移事若出自聖
旨則是陛下示臣等以不信若與別人商量則臣等
不合更居此位且裴度以元勳舊德歷相四朝孜孜
竭誠人望所屬陛下固宜親重易直以忠厚長者輔
佐先帝陛下亦當委付微臣是陛下首自選擇非因
陳乞帝瞿然曰卿何事邪卿何事邪朕知卿合作宰

相一昨內難旣定朕以人望所屬用卿不疑軍國事
多方所倚賴今卿辭免是彰朕之不德朝廷四方其
謂朕何慰勉久之而退既出延英門遽命中人復召
處厚獨入咨訪移晷開陳理體者數百言其要以旌
別淑慝脩舉法制爲請因復懇言裴度勳大望崇且
其心忠蓋可以久於任使帝欣納焉

九年御史中丞李孝本以罪誅帝取其二女以入右
拾遺魏謩上疏切諫帝立出二女以謩爲右補闕
開成元年正月以叙州司戶參軍董昌齡爲夔州刺
史昌齡前在邕南以殺衡方厚待罪無何復命右拾

遺魏暮上疏曰臣聞王者渙汗之恩凡罪寬宥唯故殺人者死乃王者不易之典也其董昌齡比者錄以微効任之方隅不能祇慎寵光恣其狂暴無辜殺戮事跡顯彰妻孥銜冤萬里來訴伏蒙陛下睿聖慈憫念其狂橫特令鞠効尋得贖原尚以微績曲全性命中外言議竊爲未當今授之收守以理疲人則殺人者遭拔擢冤苦者何申訴此則法理所紊交爲不可臣忝備諫列不敢不言况陛下慎恤刑獄朔望循省慮有寬濫以及生人儻事理稍乖則傷聖化今茲寵授物議囂然伏乞陛下速回成命以警列士則天下

幸甚疏奏數日昌齡復改爲洪州別駕二月辛未宰臣又奏諫官所論董昌齡不合爲郡守陛下遽卽聽從臣下無不感說

九月壬辰以左驍衛將軍兼揚州大都督府司馬雲朝霞爲潤州司馬依前教坊副使朝霞以善吹笛進帝爲新聲雅樂朝霞能承意變聲類符帝旨繇是有寵初授揚州司馬諫官上言曰此官品第尚書郎刺史皆爲之非樂工所宜處也疏奏之後帝於延英又稱朝霞之能宰臣召諫官諭以帝旨於是右補闕魏暮入疏再論浹旬後降授此官

三年八月壬寅帝御紫宸殿百寮班定左拾遺竇洵直奏云仙韶樂官尉遲璋不合授三府率臣已兩狀未蒙允許樂官自有本分官不合輒更侵清秩帝謂宰臣曰此事至小不必當衙論之李珣宣云續有處分洵直不退再宣乃拜舞而退帝又曰洵直所論如何鄭覃曰三府率是六品雜官今若謂之清秩此爲近名楊嗣復曰夫聞洵直之論一樂官則有之亦不足怪陳夷行曰諫官當衙只合論宰相得失不合論樂官然臣以爲向外聞諫官當衙論事須與處置今請樂官七八年一度與官不然更與一二數手力帝

口別與一官遂除光州長史

十一月庚午帝於麟德殿召翰林學士柳公權丁居晦對因便授居晦御史中丞翼日制下是日帝問公權向外人情所論如何公權奏曰昨陛下除郭晔爲邠寧節度使向外人情頗生異論帝曰郭晔是尚父之姪太皇太后之叔在官無過犯自執金吾與小鎮有何議論公權奏曰陛下數日前取郭晔二女入內有之乎帝曰然入參太后公權曰外議云郭晔二女有殊色故令入侍遂領藩方不言郭晔有他能而蒙聖獎帝俛首良久謂公權曰爲之奈何公權曰昔廬

江王妃入侍太宗王珪切諫太宗遂還其本家今陛下若令自南內送歸郭收之家內外必信非陛下所納郭收之女投外寧自無異論是日太皇太后遣南宮留后張華送郭收二女歸其家各與錦綵五十四武宗會昌二年十一月涇陽較獵白鹿原諫議大夫高少免鄭朗等於閣內論陛下較獵太頻出城稍遠萬機廢弛晨出夜歸方用兵師且宜停止帝優勞之諫官出謂宰臣曰諫官甚要朕時聞其言庶幾減過宣宗大中十一年正月車駕將幸華清宮兩省官進狀論奏詔曰朕以驪山近宮貞聖廟貌未嘗脩謁自

謂闕然今屬陽和氣清中外事簡聽政之暇或議一行蓋崇禮敬之心非以盤遊爲事雖申初會兼慮勞人卿等職備禁闈志勤奉上援經據古列狀獻章載陳懇至之辭深睹盡忠之節已允來請所奏咸知九月右補闕陳叡左拾遺王譜右拾遺薛廷傑上疏諫遣中使往羅浮山迎軒轅先生詔曰朕以萬機事繁躬訪庶務聞羅浮山處士軒轅集善能攝生年齡亦壽乃遣使迎之或冀有少保理也朕每觀前史見秦皇漢武爲方士所惑嘗以之爲誠卿等位當論列職在諫司閱示來章深納誠意乃謂崔慎繇曰爲吾

言於諫官雖少君樂大復生不能相惑如聞軒轅生高士欲與之一言耳

後唐莊宗天祐十三年冬李存審破楊劉進營麻家口爲都營使築壘以拒汴人時帝勇於接戰每以輕騎當賊遇窘數四存審凌旦度其必出叩馬泣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爲天下自愛舉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効於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帝卽時迴駕

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兩省諫官上疏請車駕不巡幸汴州批答曰忽披諫疏深沃朕心非因讜直以上聞豈致焦勞之外達卿以餽運不繼軍食有虧在京則廩食闕如支計則供頓莫備卿等若別陳意見動叶機宜儻得稍濟軍儲不移警蹕卽當傍詢衆懇盡述良籌佇聞敷敷浣予宵旰申諫官上疏請不巡幸汴州批答曰朕以四海雖寧五兵不可不訓聚之王室務壯神京其如人賴餼糧馬資藁秸飛輓動勞於四達經謀全繫于有司近以水潦爲災賦租失額欲巡方岳貴便兵民卿等細察輿情備陳忠懇慮沸騰於物議俾鎮靜於宸居載覽封章深誠嘉畫時諫官言天子有四海之富何慮闕供當須節儉省費以濟

六軍自古及今未有鑿輿就食今吳揚未滅示其虛
實轉益克驕三疏乃允

明宗長興二年十月北京地震左補闕李祥上疏曰
臣聞北京地震日數稍多臣曾覽國書見開元中秦
州地震尋差官宣慰又降使致祭山川所損之家委
隨事制置陛下中興唐祚起自晉陽地旣數震合思
天誠臣思天意慮陛下忘勦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
滿之意欲陛下有始有卒兢兢業業也望委親賢往
彼宣慰問其疾苦俾議蠲除詔曰地道安靜以動爲
異前文備載歷代不無因有灾祥深加儆戒朕自登

九五每念生靈樂聞忠正之言惡見驕奢之事歲時
豐稔中外和同近聞河南數數地動駭彼羣聽深軫
予衷李祥居諫諍之官抱謹直之氣懇禪正道特上
封章恐朕忘勦業艱難之時有功成矜滿之意不唯
舉職備見爲時况朕守聽政之勤如踐祚之始嘗持
翼翼不忘兢兢今更體李祥之言以前代爲鑒理不
忘亂安不忘危臣下須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日慎一
日有始有終如此則何休祥之不臻何咎徵之不泯
唯并州之地乃豐沛之鄉已命親賢往分憂寄必資
慎靜專務葺綏刑獄之間不得令有寃滯凡關利濟

并許奏聞事有不便於民皆須止絕其北京山川之神仍宜差官專往祭禱朝廷靜可以惠四海侯伯靜可以福一方異安比屋之人以鎮興王之地先是太原地震留守密奏人不之知無敢言者及祥有是奏帝甚嘉之賜祥四品章服

晉高宗天福二年詔脩西京大內諫議大夫薛融以鄴下用兵國用不足上疏請罷之優詔嘉許

周世宗顯德三年世宗親征淮南四月丁亥車駕發白濠州廻幸渦口是時銳於攻取意欲親幸揚州宰臣范質等以師老泣諫乃止

冊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帝王部

一百一

招諫

尚書述帝舜之言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成王稽首周公以求教誨穰王申命伯冏責其正已斯皆古先哲王勞謙寅畏詢謀補察之美也若夫弁冕端委蔽旒塞纒中堂有千里之阻神龍有逆鱗之

威苟非屈已以詳延虛懷以聽納卽下之壅遏不聞
而上之滿假自用矣是以二帝三王之世莫不樹誹
謗之木設敢諫之鼓植進善之旌立記過之史乃至
公卿列士皆獻詩以諷瞽史瞽矇有書箴賦誦之職
百工執藝庶人傳語使下情盡達衆志咸竭然後斟
酌而取舍焉故朝政無闕王度以貞德音享於人神
欽明格於上下矣而歷代以還或因三光之謫見水
旱之作沴憂勞戒懼諮求讜議斯亦聖哲之嘗道也
若乃訪采惟勤聽受斯鬱命令徒繁於方策骨鯁茂
聞於登進先民有言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人以行
不以言亦奚益於治體矣

夏禹以五音聽治

五音宮商角徵羽

懸鐘鼓磬鐸置鞀以待

四方之士爲號曰教寡人以道者擊鼓

道和陰陽鼓一聲以節五

音故

擊之喻寡人以義者擊鐘

鐘金也義取斷喻故擊鐘

告寡人以事

者振鐸

鐸鈴金口木舌合爲音聲告事非一品故振之也

語寡人以憂者擊

磬

磬石也聲急愛亦急務故擊磬也

有獄訟者搖鞀

獄訟一辨於事故取小鞀搖之

漢文帝二年十一月晦日有食之詔曰天下治亂在
予一人惟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羣
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
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旬以啟告朕

旬音蓋乞也言以過失開告朕

躬是則於朕為恩惠也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五月詔曰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旌幡也堯設之五達之道

民欲有進善者誹謗之木堯作之橋梁邊板所以書立於旌下言之

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詆言之罪與

妖同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繇聞過失也將何以

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其後賈山上書言除鑄錢令

非是又訟淮南王無大罪等事其言多激切善指事

意然終不加罰所以廣諫諍之路也

後元年三月詔曰間者數年比不登比猶頻也又有水旱

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

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與讀曰歟下同乃天道有不順地利

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

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

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度謂量計之音徒各歹以口

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

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未謂工商之業也蕃亦多也音扶元

切為酒醪以靡穀者多醪汁酒滓也靡音糜散也六畜之食焉者

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中音竹仲切其與丞相列

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思遠意

無有所隱也

宣帝地節三年十月詔曰迺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

恐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

以補朕之不逮母諱有司

諱避也雖有司在顯職皆言其過勿避之

元帝初元二年二月戊午地震於隴西郡毀落太上

皇殿廟壁木飾壞敗獬道縣城郭官寺及民室壓殺

人衆

獬音植屬天水凡府庭所在皆謂之寺

山摧地裂水泉涌出詔丞

相御史中二千石舉茂才異等直言極諫之士

六月關東饑齊人相食七月詔曰歲比灾害民有菜

色

五穀不收人但食菜其顏色變惡

慘怛於心已詔吏虛倉廩開府

庫賑救賜寒者衣今秋禾麥頗傷一年中地再動北

海水溢流殺人民陰陽不和其咎安在公卿將何以

憂之其悉意陳朕過靡有所諱

二年六月詔曰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

繇與繇同

間者

陰陽錯謬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羣公有敢言朕

之過失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

媮與媮同

朕甚憫

焉惟蒸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

於不居之宮

不憚之事故云非業也

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

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母有

所諱有司勉之母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

陰陽災異者各三人於是言事者衆或進擢召見人
人自以得帝意

永光三年十一月詔曰迺者巳丑地動中冬雨水大

霧中諱盜賊竝起吏何不以時禁各悉意對

四年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蝕之詔

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脩永以輔朕

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成帝建始三年十二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夜地震未

央宮殿中詔公卿其各思朕之過失明白陳之

河平元年四月巳亥晦日有食之既詔百寮陳朕過

失無有所諱

鴻嘉二年三月詔曰古之選賢傳納以言明試以功

傳讀口敷陳也今陳言故官無廢事下無逸民逸通

教化流行風雨和時百穀用成衆庶咸以康寧朕承

鴻業十有餘年數遭水旱疾疫之災黎民屢困於饑

寒而望禮義之興豈不難哉朕既無率道道讀帝王

之道日以陵夷陵丘陵也夷平也言其意乃招賢選

士之路鬱滯而不通與將舉者未得其人也其舉敦

厚有行義能直言者與聞切言嘉謀以輔朕之不逮

永始四年六月詔曰迺者地震京師大災屢降朕甚

懼之有司其各悉心明對厥咎朕將親覽焉

元延元年七月有星孛於東井詔公卿大夫博士議

郎其各悉心惟思變意明以經對無有所諱

哀帝元壽元年正月辛丑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大夫

陳朕之過失無有所諱

平帝元始元年五月朔日有食之大赦天下公卿將

軍中二千石舉敦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後漢光武建武六年九月丙寅晦日有食之十月丁

丑詔曰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強弱相凌元元失所

毛詩云日月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

勅公卿舉賢良方正各一人百寮並上封事無有隱

諱有司脩職務遵法度

七年三月癸亥晦日有食之帝避正殿寢兵不聽事

五日詔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其上書者不得言

聖

明帝永平三年八月壬申晦日有食之詔言事者靡

有所諱

八年十月壬寅晦日有食之既詔羣臣勉脩職事極

言無諱於是在位者皆上封事各言得失帝覽章深

自引咎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卽位十一月甲辰晦日有食之於是避正殿寢兵不聽事五日詔有司各上封事

建初五年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詔公卿以下舉直言極諫能指朕過失者各一人遣詣公車朕將親覽問焉

和帝永元七年四月辛亥日有食之帝引公卿問得失令將軍大夫御史謁者博士議郎郎官會庭中各言封事

安帝永初二年七月詔曰昔在帝王承天理民莫不據旋璣玉衡以齊七政朕以不德遵奉大業而陰陽差越變異竝見萬民饑流羗豸叛戾夙夜克已憂心笑笑問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與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爾異聞其百寮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誠

建光元年十一月郡國三十五地震或折裂詔三公已下各上封事陳得失

順帝陽嘉二年四月己亥京師地震五月詔羣公卿士各悉心直言厥咎靡有所諱

三年河南三府大旱詔書以尚書周舉才學優深特下策問曰朕以不德仰承三統夙興夜寢思協大中頃年已來旱災屢應稼穡焦枯民食困乏五品不訓王澤未流羣司素飡據非其位審所貶黜變復之微厥効何繇分別具對勿有所諱

永和元年正月乙卯詔曰朕秉政不明災眚屢臻典籍所忌震食為雷今日變邊方地搖京師咎徵不虛必有所應羣公百僚其各上封事指陳得失靡有所諱

諱

冲帝以建康元年八月卽位九月京師及太原鴈門地震三郡水涌土裂詔三公特進侯卿較尉舉賢良方正幽逸脩道之士各一人百僚皆上封事

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日有食之詔三公九卿較尉各言得失

四月庚寅京師地震命列侯將大夫御史謁者千石六百石博士議郎郎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

延熹五年五月乙亥京師地震詔公卿各上封事靈帝建寧元年五月丁未朔日有食之詔公卿已下

各上封事

二年四月大風雨雹詔公卿已下各上封事

四年二月詔公卿至六百石各上封事

光和六年夏旱七月制書引咎詔羣臣各陳政要所當施行

魏太祖爲漢司空建安十一年令曰夫治世御衆建立輔弼誠在面從詩稱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斯實君臣懇懇之求也吾克重任每懼失中頻年以來不聞嘉謀豈吾開延不勤之咎邪自今已後諸掾屬治中別駕嘗以月旦各言其失吾將覽焉

文帝初爲魏王延康元年七月下令曰軒轅有明臺之議放勛有衢室之問皆所以廣詢於下也百官有司其務以職盡規諫將率陳軍法朝士明制度牧守申政事摺紳考六藝吾將兼覽焉

率與帥同

齊王正始元年三月以歲旱詔令獄官亟平冤枉理出輕微羣公卿士讜言嘉謀各悉乃心
晉武帝泰始二年九月散騎嘗侍皇甫陶傳玄共掌諫職上疏言事詔曰二嘗侍懇懇於所論可謂乃心欲佐益時事者也而王者率以嘗制裁之豈得不使發憤邪二嘗侍所論或舉其大較而未備其條目亦

可便令作之然後王者八座廣共研精凡關言於人
主人臣之所至難而人主苦不能虛心聽納自古忠
臣直士之所慷慨至使杜口結舌每念於此未嘗不
嘆息也故前詔敢有直言勿有所拒庶幾得以發蒙
補過獲保高位苟言有偏善情在忠益雖文辭有謬
誤言語有得失皆當曠然恕之古人有不拒諫謗况
皆善意在可采錄乎近者孔鼂綦母和皆按以輕慢
之罪所以皆原欲使四海知區區之朝而無諱言之
忌也

四年九月詔曰雖詔有所欲及奏得可而於事不便
者皆不可隱情

五年七月延羣公詢讜言

八年二月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陶與帝爭言散
騎嘗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讜言謇諤所望於左右
也人主嘗以阿媚爲患豈以爭臣爲損哉徽越職妄
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太康七年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乙卯詔曰比年災
異屢發日蝕三朝地震山摧邦之不臧寔在朕躬公
卿大臣各上封事具言其故勿有所諱

元帝太興元年六月初置諫鼓謗木

十一月雷震暴雨詔羣公卿士其各上封事具陳得失無有所諱將親覽焉

二年五月三吳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

十二月大赦詔百官各上封事

明帝太寧三年四月詔曰食直言引亮正想羣賢達吾此懷矣予違汝弼堯舜之相君臣也吾雖虛闇庶不拒逆耳之談稷契之任君居之矣望共勗之

後魏明元永興四年四月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

孝文延興元年九月詔在位及庶民直言極諫有利

民益治損政傷化悉心以聞

承明元年八月詔曰朕猥承前緒纂成洪烈思隆先志緝熙政道羣公卿士其各勉厥心輔朕不逮諸有便民利國者具狀以聞

十月詔曰朕纂承皇極炤臨萬方思闡遐風光被兆庶使朝有不諱之音野無自蔽之響疇咨帝載詢及芻蕘自今已後羣公卿士下及吏民各聽上書直言極諫勿有所隱諸有便宜益治利民可以正風俗者有司以聞朕將親覽三事大夫論其可否裁而用之太和三年八月詔羣臣直言盡規靡有所諱

七年九月詔曰朕承祖宗夙夜惟懼然聽政之際猶慮未周至於按文審獄思聞已過自今羣臣奏事當獻可替否無或面從使朕之過彰於遠近

八年八月詔曰帝業至重非廣詢無以致治王務至繁非博採無以興政先王知其如此故虛已以求過明恕以思咎是以諫諍置於堯世謗木立於舜庭用能耳目四達庶績咸熙朕承累聖之洪基屬千載之昌運每希遐風景行前式承明之初班下內外聽人各盡規以補其闕中旨雖宣允稱者少故變時法遵古典裁制俸祿改更刑書寬猛未允人或異議思言

者莫繇申情求見者無因自達固令上明不周下情壅塞今制百辟卿士工商吏民各上便宜利民益治損化傷政直言極諫勿有所隱務令辭無煩華理從簡實朕親覽以知世事之要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

九年二月詔曰昔之哲王莫不博採下情勤求箴諫建設旌鼓詢納芻蕘朕班祿刪刑慮不周允虛懷謹直志獻洪猷百辟卿士及工商吏民其各上書極諫靡有所隱

十一年六月詔曰春旱至今野無青草上天致譴寔

繇匪德百姓無辜將罹饑饉寤寐思求罔知所益公卿內外股肱之臣謀猷所寄其極言無隱以救民瘼宣武正始三年二月詔曰昔虞戒面從昌言屢進周任諫輔王闕必箴朕仰贊鴻基伏膺寶曆思康庶績一日萬機側望忠言虛求謹直而良策弗進規畫無聞豈所謂弼諧元首救其不逮者乎可詔王公已下其有嘉謀深圖直言忠諫利國便民矯時厲俗者咸令指事陳奏無或依違

孝明神龜二年二月詔求直言諸有上書者聽密封通奏

孝昌二年六月詔曰自運屬艱棘歷載於茲烽驛交馳旌鼓不息祖宗盛業危若綴旒社稷洪基殆將淪墜朕威德不能遐被經畧無以遠及俾令蒼生罹此塗炭何以苟安黃屋無愧黔黎今便避居正殿蔬飧素服當親自招募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正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二十五日悉集華林東門人別引見共論得失班告內外咸使聞知

孝莊建義元年六月以寇難未夷避正殿責躬徹膳又班募格收集忠勇其有直言極諫之士敢決徇義之夫陳國家利害之謀赴君親臨難之節者集華林

園面論事

西魏文帝大統五年十月於陽武門外置懸鼓紙筆以求得失

十年正月詔公卿已下每月上封事三條極言得失刺史二千石銅墨以上有讜言嘉謀勿有所諱

後周明帝武成元年六月戊子大霖雨詔曰昔唐咨四嶽殷告六青觀災興懼咸致時雍朕撫運膺圖作民父母弗敢怠荒以求民瘼而霖雨作沴害麥傷苗隕屋漂垣洎於昏墊諒朕不德蒼生何咎刑政所失罔識厥繇公卿大夫士爰及牧守黎庶等宜各上封

事讜言極諫罔有所諱朕將覽察以答天譴

武帝保定三年四月詔百官及民上封事極言得失

建德元年四月詔百官軍民上封事極言得失

隋文帝開皇九年詔曰朕君臨區宇於斯九載開直言之路披不諱之心形於顏色勞於興寢自頃逞藝論功昌言乃衆推誠切諫其事甚踈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啟至誠補茲不逮見善必進有才必舉無或噤嘿退有後言布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一年五月癸卯詔百官悉詣朝堂上封事

唐高祖武德二年閏二月甲辰考群臣以李綱孫伏

伽爲上第帝置酒高會奏九部樂於庭高祖謂裴寂曰隋末無道上下相蒙主則驕矜臣唯諂佞上不問過下不盡忠至使社稷傾危死於匹夫之手朕撥亂反正念在安民平亂任武臣官方委文吏庶得各展器能以輔不逮比每虛心接待冀聞讜言然唯李綱苦盡忠歟孫伏伽可謂誠直餘人猶踵敝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當以身爲嬰兒方朕於慈父有懷必盡有意必申也

太宗貞觀元年正月謂侍臣曰正主任邪臣不能致治正臣事邪主不能致治唯君臣相遇有同魚水則可得安天下也昔漢高祖田舍翁耳提三尺劍而定天下旣而規模弘遠流慶子孫此蓋任得賢人之所致也後世稱美不容於口朕雖不明闕於學問至夫大好大惡容或知之幸諸公數相諫正議大夫王珪對曰臣聞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古者天子必有諫臣七人言不用則相繼以死陛下開聖慮納芻蕘愚臣處不諱之朝實願罄其狂瞽太宗稱善自是中書門下及三品已上入內平章軍國必使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太宗虛已以納之十一月壬戌太宗謂侍臣曰隋帝性多猜忌上下猜

不相達斯豈致治之理乎朕今推赤心以相付亦望公輩以直心相向縱有指斥深切無憂逆忤

三年五月徐州蝗且旱六月詔曰豈賞罰不中任用失所將奢侈未革苞苴尚行者乎文武百辟宜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勿有所隱

四年二月以歲旱詔公卿極言得失勿有所隱
十一年七月以水災詔文武百寮各上封事極言朕過勿有所隱諸州官民有能明識治道方正直諫者並宜薦達朕將親見其人問以得失

九月帝謂侍臣曰朕居九重之內藉左右爲耳目但舉事出入虧政害人必須矯正朕將思改之

十七年正月帝謂侍臣曰朕觀古先帝王何嘗不受正諫以興化拒忠言而亡滅有諫朕安國者授以高官矯朕爲非者加以顯戮虚心佇待終無所應然喜得三事思有終始一則克平禍亂四夷順軌二則災異不生百姓殷實三則年在盛壯君臨天下旣喜所得當懼所失三思而動庶無愆尤必不涓滴乘船霸陵縱轡慎夫人同坐夏太康久獵如此等事當不煩諫諍耳倘嗜慾遷性喜怒變情但聞一言而正豈候三諫之勞朕於公等乞言幸無所隱

四月帝謂侍臣曰前王之取天下必藉衆力英才輔助仰成師主朕昔仗義而起策發諸心寇平於手卽位以後誠念蒼生有人上封事獻直言能益於時以裨政要者朕傾耳而聽拭目而覽合於務者不以輿皂而廢其言也

二十年十二月帝手詔曰朕聞堯舜之君自愚而益智桀紂之主繇智以添愚故異順逆於忠言則殊榮辱於帝道朕登躡宇宙字育黔黎恐大德之或虧懼小瑕之有累候忠良之獻替想英傑之謀猷而諫鼓空懸逆耳之言罕進謗木徒設悖心之論全無唯昔

魏徵每顯余過自其逝也雖有莫彰豈可獨有非於往時而皆是於茲日故亦庶僚苟順不觸龍鱗所以虛已外求披衷內省言而不用朕所其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自斯已後各悉乃誠若有是非直言無隱高宗永徽五年正月以時旱手詔京文武九品以上及朝集使各進封事極言厥咎

九月帝謂五品已上曰往日不離膝下旦夕侍奉當時見五品已上論事或有仗下而奏或有進狀而論者終日不絕豈今時無事公等何不言也自今已後宜數論事若不能面奏任各進狀

龍朔三年八月戊申詔凡百在位宜極言得失悉心無隱以救不逮

咸亨元年十月命文武五品已上上封事

中宗神龍元年二月詔京官職事九品已上及朝集使極言朝政得失

五月又制京官九品已上極言時政得失

睿宗景雲元年十一月詔曰朕聞彰善癉惡有國之嘗典糾寬濟猛爲政之通規朕以薄德濫膺明命瞻言賞罰未適時宜至使忠良未進小人未退貪吏未懲流亡未安賢良者未歸懷寃者未理在予之責有

愧良深不能致君於堯舜者亦羣公羣士之所耻也卿等將何規補使致咸亨各以狀聞朕當親覽其才望兼優公清特著可以宣風道俗者具以名聞但百司承寬共爲苟且事多憊咎無復紀綱令各本司長官審善惡才識限十日進狀自今日始聞朕不問時政得失以輔朕之不逮言雖不切猶勝書以類聞十月詔曰朕以薄德祇膺睿圖曾不能虛已淳源勵精至道將致俗於仁壽思納人於軌訓幸乾坤交泰風雨咸若中外百僚盡知戒懼華夏萬姓頗亦歡康

猶恐人或未安政有不愜令外司置匭側門進狀封
章論事靡所不達軒階進規于何不盡曾無忤旨之
罰實有推心之期豈朕之不誠何人則未論如聞朝
廷之內噂嗜紛然進不昌言退不訕議懸書以謗國
僑之患鄧析僞言而辨孔子之誅少正自昔爲蠹罔
不在茲求於理政固宜懲絕自今已後制勅有不便
於時及除授有不稱於職或內懷姦忒外損公私竝
聽進狀具陳得失五品已上官乃許其廷爭若輕肆
口語潛行誹譏委御史大夫已下嚴加察訪狀涉疑
似推勘奏聞

十四年六月以旱及風災命百官及州縣長官上封
事極言時政得失無有所隱

肅宗乾元元年四月詔京官九品已上許上封事極
言時政得失朕將親覽用佇嘉謀才有可觀別當甄
錄

二年三月詔昔公卿面諫載在簡冊令僕陞奏亦惟
舊章所以下竭其忠上聞其過君臣同德豈不盛歟
公卿已下有能論時政之非箴朕躬之闕有益於國
有利於人宜盡昌言以救時敝朕必當行終無諱者
朝廷用一人擢一職或有不當亦任奏論京文武五

品已上正員清資官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一人
任自封進兩省官十日一上封事直論得失無假文
言冀成殿最用存沮勸

上元二年九月制曰所設陳曹欲聞諷議允副從繩
之望須成削藁之書其諫官令每月一上封事指陳
時政得失若不舉職事當別有處分

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制諫官每月一上封事無所迴
避

二年二月制百官有論時政得失並任指陳事實具
狀進封必宜切直無諱有司白身人亦宜准此任詣

匭使進表朕將親覽必加擇用

三月詔曰爲政者宣之使言作事者稽之於衆切於
求道務以從人將明目而達聰亦理煩而去惑經國
之體庶無闕言文武百官及諸色人等有論時政得
失上封事者狀出後宜令左右僕射尚書及左右丞
諸司侍郎御史大夫中丞等於尚書省詳議可否具
狀聞奏其所上封事除嘗叅官外有時辭理可觀或
幹能堪用者亦宜具言詳議官中或見不同者卽任
別狀奏聞

十二月乙酉令諫官每日奏事

大曆七年十一月制曰淮南數州夏秋無雨朕精誠奉天誠懼臨下唯恐明有所不炤聽有所不達百辟卿士咸弼予違宣示百姓令知朕意

八年八月詔京五品已上及兩省供奉官郎官御史各上封事論國之利害時大有年帝慮稅重害農弊延百姓乃下是詔旬日內抗疏者百餘人損益各異悉親覽留中不出

十二年四月詔曰昔予太祖太宗之御天下也功格二儀不私於已化覃萬宇猶問於人外與公卿大夫討論政典內與鴻生碩老演暢儒風日旰忘勞特稱

至理猶復傍求諫諍俯察謳謠廣延不諱之書載建登聞之鼓于時中朝無闕政四海無疲人歷代是遵列聖相軌朕承天序祇奉睿圖戰戰兢兢日甚一日于茲十六年矣何嘗不勵精理道欲得忠賢虛已清心日有所待直詞讜議或時空聞五諫七臣人其安在眷懷於此耿歎良深頃以任非其人凡事壅蔽今則已懲厥罪正乃惟心式佇嘉猷庶禪不德自今已後諫官所獻封事不限早晚任進狀來所錄門司不得輒有停滯如須側門論事亦任隨狀面奏即便令引對如有除拜不稱於職詔令不便於時法禁乖宜

刑賞未當征求無節寃濫在人並宜極論得失無所
迴避以稱朕意其嘗朝官六品已上亦宜准此其擊
登聞鼓者金吾將軍收狀爲進不得輒有損傷亦不
須令人遮擁禁止其理匭使但任投匭人投表狀於
匭中依嘗進不須勒留副本并接時妄有盤問方便
止過欲使萬邦之事無隔於九重獻替之謨不遺於
聽覽

